

手机里的“小确幸”

□雪樱

曾经看过一句话，“手机填补了人的无聊，也拿走了因无聊而诞生的很多伟大。”

我和手机不亲，对微信等社交平台不太感兴趣，经常被朋友笑称“落伍”。将手机扔在一旁，大块的时间，用来看书，写字。然而，人终究是社会动物，日常生活离不开手机，机不离身，触久生情，会发现很多美好的“小确幸”。

刚出正月，一场倒春寒袭来，我因病进了医院，高烧不退，整个人无精打采。这时，“嘀嘀”两声，一条短信进来：“今天在文汇报看到你的文章，很喜欢，祝贺！”简短几句话，令我顿时来了精神，一股暖流从心底流过，说不出的欢喜。还没打完吊瓶，又接到外地读者的电话，絮絮说了一会儿。放下电话，旁边床上的一病友打趣地说：“你看你，接了个电话心情好多了。我觉得你，一定是个作家！”紧蹙的眉头舒展开来，我的脸上露出久违的笑容。

读者的短信或电话，对我来说就是小确幸，被小心翼翼收藏，

装进时间的宝盒。写作是个苦差事，耐得住寂寞，就势必要学会独处，远离喧嚣热闹，才能保持专注。很多时候，关掉电脑，或合上书，摸出手机，发现一些信息正排着队等待我来“审阅”，眼睛里盈满小甜蜜，多半都是来自读者和身边朋友的。“刚刚读完了《爱情果》，把普通水果写得活灵活现，写出了生活哲理，写出了快乐人生，了不起！”“今晚报的‘艾氏传奇’考据严谨，赞一个！”“同在一城，心在咫尺。关注关怀，从未停息。天气寒冷，问候加温。阳光灿烂，祝福温馨……”赞誉，点评，关心，祝福，我感佩着，又温暖着。昏黄的灯光下，常常抱着手机发呆，被母亲问及怎么了，我笑而不答，心里却是说不出的满足。我就像田埂上耕种的农人，只有读者喜爱我的作品，收纳我的柴禾，我才是幸福的。

借书的短信或信息，对我来说也是小确幸。平日独爱阅读，看书博且杂，因此经常去各大图书馆“淘”书。我出行坐轮

椅不方便，借书这活儿就委托于朋友。跑一次腿，多借几本，把书名编成短信发过去，然后就静候佳音。“还差两本，明天再去找下，放心吧。”“这些书我连书名都没听过，真是开了眼界，借书其乐无穷也。”其间也闹过不少笑话，“张爱玲没找到，胡兰成的可以吗？”我忍不住偷笑。心心念念想着恋慕已久的书就要飞奔而来，内心不禁鼓胀成一只蓝色的小帆，很是激动，恍若盛装会见老友；而朋友的慷慨出手，又令我无比感动。每一条短信都带着体温，此时此刻，手机变成情感的探热针，度量出这个世界的微情大义。

感谢手机的便捷，感恩情感的连接。广袤天地之间，因了这台手机，我们传情达意、分享幸福，岂不快哉？其实，珍视且珍藏的是手机里储存的那一份份信任和情谊，无论是来自陌生人，还是源自身边人，因为“手机无远弗届，某一天我们将怀念面对面。”

手机惊梦

□张成磊

自从儿子迷上游戏后，学习成绩一落千丈。为挽救儿子，我一咬牙，把网络断了。可是，还没几天，儿子又照常玩游戏了，原来他成功用手机连接到附近网络，“免费上网”了。打又不能打，骂又不能骂，我眼睁睁地看着儿子沉沦于游戏，连跳楼的心思都有了。

就在我绝望之际，儿子突然对我宣布：“放弃手机，不玩游戏了！”这对我来说，不亚于中了大奖，我压住惊喜，问：“为什么呀？”

儿子说：“玩腻了！天天玩手机有什么意思？”我大喜过望：“对，对，玩手机确实没意思，认真读书才有意思。”

谁知儿子一句话又让我由狂喜掉入冰谷：“我也不读书了，我要写小说！”原来儿子在玩游戏的同时，阅读了大量的网络小说，就动了写网络小说的心思。

我又被儿子不切实际的想法惊到了，急忙阻止他说：“你现在唯一的出路就是读好书、做好学业，毕业以后才能找一份靠谱的工作。”

儿子说：“什么是靠谱的工作？像你这样朝八晚五，天天看别人脸色，这就是靠谱的工作吗？我要打破你这种生活，我要宅在家里也能赚到钱！自由自在这才是我想要的！”

自由自在？谁不想自由自在？可是，如果太自由了，那这世界岂不乱套了吗？我劝说了半天，儿子就是不听，还说：“你再阻拦我成名、赚钱，我就跳楼！”

我被儿子的狂想吓到了，儿子的表现让我看不到他的未来。于是我说：“你别跳了，还是我跳吧。”

推开窗子，我把眼一闭，纵身跳下楼去。身在半空，兜里的手机突然响了。我猛然惊醒，却发现自己躺在床上，手机在床头一明一灭一个劲儿地响。

我打开卧室的门，看见儿子还坐在沙发上玩手机，而墙上的表显示时间已经是深夜一点了。我站在那里冷汗淋漓，一颗心兀自狂跳不停。

母亲

为什么不要手机

□李付臣

那是五六年前的事情。父亲走得早，母亲患病在床。我在外地上班，平时，每周回家一次；如果工作忙，就半月回家一次。虽然有妻子照看母亲，但是，我心里总挂念着她。

从母亲的眼睛里看出，她也希望我能每天陪在身边。时间一长，我萌生了一个想法，就是给母亲买一部手机，以便随时能让她通话聊天。

谁知，当我把手机交到母亲手里时，母亲却没有我想象的那样高兴。

我向母亲解释着手机的用途，介绍着使用方法，希望母亲能够理解和接受使用手机。谁知，母亲竟喃喃地说道：“没有手机，你还能半月二十天回来一次，有了手机你还不得一个月两个月回来一次啊。”

听完母亲的话，我愕然了，手机并不能缩短母亲对儿女的牵挂啊！

我坐下握着母亲的手，就像儿时，母亲拉着我的手。我仔细地打量母亲。满头银发、满脸皱纹的母亲已没有了昔日的风采。我心里一阵酸楚，两行泪水悄然顺着眼角滑下。

自此，我默默地将手机放进抽屉，就像把一分挂念放进了心里。

于是，不管工作怎样，我总是每周定期回家，只为看望母亲，跟母亲说话聊天。母亲总是用慈爱的目光打量我，从母亲的目光里，让我感受到慈母对子女那份浓浓的爱。

三年前，母亲离开了我们。每每想念母亲的时候，我就会默默地拿起那部手机，回忆起有母亲相伴的温馨时光。也更能理解母亲为什么不要那部手机，老人在晚年是孤独的，需要的仅仅是儿女的陪伴，享受天伦之乐，而这不是一部冰冷的手机所能替代的。

手机，手机



投稿邮箱：qbwxbz@163.com

放下手机，发现新世界

□王超群

我约了一个姑娘在会展中心见面。

在等待姑娘的同时，我站在天桥上极目远眺威海漫长的海岸线，它与我去年来见时，更显得壮美凛然了。我用手机拍下了这盛况，发在朋友圈，好让毕业离开威海的同学们看看这里的变化。

姑娘到了，用视频和我说了她的停车位置，因看得真切，所以下找到。我们用手机美团了一家评价还不错的餐厅，决定中午在那里吃饭。

和姑娘相对而坐，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朋友的近况和最近发生的事儿，这期间，我们也不时地划着手机，发现新鲜事忍不住惊叹一番交流几句看法。然对话终归于沉寂了，除了上菜后我们交流了菜的口感。虽然自觉舌灿莲花，但是对于菜的评价，我还是觉得美团上的食客们说得更到位，他们仿佛是猴子请来的救兵。旁边有一桌是三个姑娘，我

不时用余光观察她们。从第一道菜上到最后一道菜，一共七道菜，上了接近半个小时，这期间她们都没有吃，而是一边聊天一边自拍。等到菜上齐了，她们的神秘嘉宾“自拍杆”被她们从包里拿出来。我不懂摄影，今天这三位姑娘，算是把朋友圈里那些我百思不得其解的图像的拍摄体位，给科普了个明明白白。

可能是考虑到后期修图的用心程度和视角，每个姑娘都要自己拍上一通，拍出自己喜欢的照片，然而桌子上油脂高的菜，已经凝固了。

我收回余光望着我对面的姑娘，她也微笑着看我。那种微笑与手机屏幕上显示的东西不同，它并不繁华，但却像我幼年的时候，在寒冷的冬天把手伸到母亲的褥子下面，让我的内心踏实。

回到家，看到母亲正在和外甥女玩耍，姐姐和姐夫都在低头玩着自己的手机，我感到有些不

快。母亲看到我脸色不太好，说：不愿意回家啊？那赶紧找个人结婚滚出去住啊！

母亲快六十岁了，不会用智能手机。我给她买了一个，示范给她看，她却摆摆手说看不懂，为此我很气愤。但每次遇到各种传统节日，她仍旧是做粽子、炸糕、饺子和巧果给我们吃，像二十多年前一样。但是我们，早已不是当年在厨房捏着面团等着大快朵颐的孩童了。看来，手机虽然能无限拉近你和世界的距离，却也能无形中疏远身边爱你的人。周杰伦的歌词里说：“把爱渐渐放下会走更远”，而我想说的是：“把手机渐渐放下，爱会走得更远。”

后来，朋友很生气地联系我，说：那么好的妹子和你出去吃饭，你老盯着旁边桌那三个妖艳贱货，要不就玩手机，人家特别不开心你知道吗？

我想说：我知道了，但事情不是这样的……

手机是联络感情的最好方式吗

□齐思贤

“古时候，没有电话，也没有短信，当我想你的时候，就翻过两座山头，去牵你的手。”

“古时候，没有电话，我们想念一个人，就走去他家，路上风餐露宿，见到朋友时，已经像个乞丐，一见到朋友，一下子就把积淀很久的思念爆发了，于是兄弟泪眼相见，抱头痛哭。”

每天都能收到家人和同学的电话和信息，手机成了我们联络感情、互相关怀的媒介。这冰冷的机器里，存储着多少温暖的字句和关爱！手机中炙热的思念单调地累积，可我总觉得，我们曾经那两小无猜的感情，正在这语言的累积中淡化。

“即使我们有过一千条微信的交流，心与心之间的距离也不曾拉近过一厘米。”我常常怀疑，我们依赖手机传达的感情，里面到底含了多少虚情假意的敷衍。为什么现代人的感情常常难以经受距离和时间的考验？当我们把感情的传达寄托到一个金属硬块

身上时，我们早已失去了情感中最美最纯的感动。

在学校，我几乎每天都会往家里打电话。一次节日回家，才得知奶奶中风已有一个月之久。半边脸几乎没了知觉，说话吃饭都缓慢而吃力。我这才突然醒悟最近几次通话时奶奶迟疑的对话中，蕴含了多大的隐忍。他们总是害怕我担心，总是害怕将家里的小小不幸告诉我，会让我慌张失措。可我从来都辜负他们的体贴，总是把他们想作坚强而不可摧的大树。

事实上，在一通通电话的简单寒暄里，他们已经老了。他们日日在电话的那头想念我，担心我，却要压抑着自己的思念安慰我，体贴我。冰冷的手机对我来说，似乎是表达“孝”的一种工具，而对他们来说，却是掩饰思念与病痛的小小屏障。如此自私的我，即使拨打一万通电话，也写不出一个“孝”字。

一次同学聚会，照例人人低

头玩手机，突然收到坐在我身边闺蜜的微信，“这个宫保鸡丁很好吃”。这行为真让我哭笑不得，明明就在身边，还要发微信聊天。正欲开口，才发现一桌子熟悉的朋友，都抱着手机表情各异，沉迷于另一个世界中去了。屋子里安静得能听到我转头时头发摩擦衣服的声音。在这样诡异的聚会气氛里，我突然说话反而显得唐突且怪异了。什么时候，聚会不再是吆五喝六的狂欢，而变成了不理身边人，同另一个世界的交谈。我看着朋友发来的微信，突然觉得所有人离我越来越远，这个屋子里，每个人之间，都有一道透明的、坚实的、完全不透风的厚壁。

如今，手机已经像粮食一样不可或缺。恐怕很多人手机偶尔不在身边时，都百爪挠心无法淡定吧。可是，手机真的是我们联络感情最好的方式吗？拿着手机说着或写着冰冷或温暖的话语，此时我们心里，到底荡起了多少涟漪？